青山集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青山集卷五

元　趙文　撰

袁州化成巖李衛公祠堂碑

古之豪傑之出也而有名於天下非獨學問力也蓋山川有以助之伊尹傅說呂望諸葛亮其人皆起山林草野非[illegible]天章然融乎[illegible]其山水之勝必有以相發者豈惟奇詭特之觀[illegible]亦宜使眼耳遠闊曠之趣可以洗

世慮豈不足以發胷中之奇而為經濟之用哉而或者以為山水之游觀止可以供賦詩飲酒之樂而無與於世道則已陋矣天下一家嘗思求古之豪傑隱居讀書之處一一而登覽之以振發其意氣顧方塵埃汨沒而未能比來宜春得從別駕孫侯登化成巖唐丞相李衛公讀書之所覽其山水之勝而為之慨然感發信吾言之不誣也巖在郡治北二里水石清古山川城郭一舉目而盡為袁最奇觀公自太和七年相文宗明年十月

罷相又明年貶袁州長史既至得是巖居之以為讀書之所每勝日獨遊賦詩飲酒以自適此其志慮賦詩飲酒而已哉密窺訓注所為於李蹔聞天下事公所以處之者熟矣明年十一月訓注敗公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賔客分司東都尋起為浙西觀察使武宗立即召公相之公相武宗六年制馭遠人削平澤潞甍服三鎮料敵制勝動中事機以至一時大典冊大號令皆出公手會昌之盛號稱中興蓋裴晉公嘗薦公才堪宰相而公

之功名殆有過於晉公者論公相業相文宗不如相武宗是雖所遭之時不同所事之君亦異要之公相業光明俊偉皆讀書化成巖以後事由此言之公之相業巖亦不為無助蓋公少為相門才子弟一出為公卿大夫即擾擾於人間之是非至於白首鯨波固可浩歎矣計公生平心事稍閑得以用力於讀書惟在化成巖時為然吾安得不謂化成巖關繫衞公之相業唐會昌之世道哉宋紹興間尚書玉山汪公應辰通守是邦始立公

祠於巖上後百四十年為大元元貞元年孫侯以別駕
來首取郡學所刻公文集補其遺鈌又慨祠屋之圮而
一新之巖之諸亭既咸葺治又於山腰作亭曰更好緜
更好延緣而上為妙高亭又於別峯之巔作亭曰風雩
大江前橫春臺對峙孫侯宦遊之暇來拜公祠攀高挹
清覽觀宇宙之大侯之志豈徒為耳目之娛哉不鄙謂
予屬以祠記友少讀公傳慕公高才勁氣願為之執鞭
而不可得何幸得以文字托公巖石以不朽故竊贊公

之相業所以發迹於此巖者以告夫士君子之來遊者不可不以世道自勉也既以告孫侯刻之巖石復為之辭以侑公祀衛公諱德裕字文饒趙人孫侯名直淳字說友越人辭曰公誰須兮倚空巖仰雲烟兮俯江潭紛眼前兮變怪亂花雨兮毵毵有青兮孱顔有玉兮潺湲於孺閔兮何怨遺此時兮我閑我閑兮奈何讀我書兮我詩以哦方中道兮得路儼振鷺兮委蛇委蛇兮倏而分擾海山峨峨兮雲杳杳嗟若公兮何憾横宇宙之事

業兮自古誰了歸來兮歸來化成兮公臺泉與石兮可
玩非平泉兮何哉人間倏忽兮千年苟事往而情消兮
心何往而非仙歌余詞兮奠酒公一笑兮超然

重修萬載縣學碑記

萬載在袁諸邑最僻遠然其俗最質直近道亦以僻遠
故有以教之皆愛人易使而縣學自比年荒雜弗治饕
者割據前廡職員多取便城闕山林士亦不屑居兵後
户撤器空殆同廢寺游食其間士俗莫辨至元二十四

年春按察僉事樸隱趙公行部至邑慨儒籍之不明而學政之不修也鎖試彀士選衆舉官學有書聲邑有儒服而學宫敝陋營葺繁費無所從出徒以得存空名為幸元貞元年四月教諭安城尹君槐甫至顧瞻歎曰是寧不在我先是戟門之東西廡之北地勢各闕方隅以東民地北官地也君始盡得其地之屬於公私者新修戟門七間兩廡十有八間端直軒豁以至爐亭齋廳皆始創建而講堂祠堂齋舍莫不因其舊而新之則又重

修禮殿增培學基又曰學以為諸生講讀地雖然無以
養之則士且散學故有土田自宋末為職事人潛鬻且
去其籍歲收米五十七斛止君經營再歲悉得其貿劑
一月之間得逸租且過其半租鈔視前比亦增倍十有
奇則以所復米鈔新祭器與凡學之用器分司官僉事
公來周視新學且閱復田本末而嘉之於是槐甫書來
請記且曰凡是學之新與夫學田之復非我也縣官主
張力也與吾同為教諭者張君孟堅也槐甫何力之有

焉吾然後知君過人遠矣自古守令必以教化為先務教化又以學校為先務今世守令知恤此者鮮矣是邑大夫獨能於簿書期會之中急詩書禮樂之化此謂知本一宜書學學官所當修葺書生徒手舉事能者不矜賢者不忌以克有成雖意氣號召尚吾聖人綏來動和之餘澤亦不易哉二宜書役不煩民諸生之有力者相勸成其事學成而民始知三宜書某既書其事復諗於衆曰昔者天造草昧之初吾黨之士謂且無所於學矣

天涵地育嘉惠爾多士乃惟時其設官教爾乃惟時使
臣按臨勉厲爾諸生有籍為儒得免征徭與民伍異專
其力於詩書以待上之選舉幸也是邑又得賢大夫良
師儒新爾宮復爾田為教養計凡若此者將以何望學
者邑之學也其教也邑之民皆與焉非教於學之內而
已也士者民之秀士有所教養而相率為君子之歸使
邑有所矜式是所以教一邑已則又使隣封聞者感動
興於禮樂助成一代熙洽之化士固有以一家一鄉變

天下者而況一邑之學乎此上之人所望於士而亦士分內事也如其荒嬉不事朝夕爭於尋常以羞其上此非上之人所以崇重學校宗主儒道之初意也諸生咸願刻其語俾勿壞

向薌林祠記

臨江先賢祠薌林向公與焉迺大德戊戌河東李侯某以集賢侍讀學士出守又於公所居百花洲祠之是原祠也其原祠何感也按向公諱子諲字伯共鄆之須城

人丞相文簡公四世孫也雖以椒房入仕衆咸推其文
學靖康末漕淮南時張邦昌僭號嗜利亡恥者靡然從
之公聞下廬州縻其家屬未幾邦昌反正列於三公公
上疏引避不得請朝廷亦竟出邦昌長沙以死江左中
興公移帥長沙長沙再失守久之公亦厭世紛上疏引
年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過清江愛其山水之勝家焉園
林為一郡甲御賜舟曰泛宅公蕭然山水間者十五年
其出處本末如此公平生大節槩可稱又起戚里能以

文墨自見又能知難早退可謂賢也已議者多以長沙失守短公獨陳去非詩平生弔温嶠不必下張巡謂長沙之過不足以掩公不附僞楚之義也君子以為確論先是宋高宗嘗書鄉林二大字賜公公刻之石公沒後傳四世屋既燬地他屬惟碑以御書得存穹然草莽間未有過而睨之者集賢公政事之暇行視郭外見而感之芟蕪夷坎作堂三間繪而祠焉夫異代之臣於集賢公何有徒以是邦賢者之故過其舊隱摩挲亡國之遺

刻為之屋而祠之祠存則碑存碑存則千歲之下猶可以慨然而三嘆故不得以學宫已有祀止也祠既成隷於學宫且求其後奉祀焉余於此事見集賢公非獨政事過人其風流蓋不可及矣諸葛忠武侯没蜀人欲祠之後主不聽也蓋久而後得祠古人之立祠不輕也如鄒林生以后戚之故富貴終身没而得祠於學又見祠於異代之賢諸侯何其遇也然余既記其事賀鄒林之遇又為之詞使歌以祠公詞曰公不歸兮花洲渺雲際

兮焉求我之兮江上宅不存兮又何以為舟園田變而誰主兮子孫散而某丘獨穹碑之無語兮立風雨其悠悠彼書者何人兮茅一間而亡縣何先生之所遇兮家既落而彌休華堂兮渠渠有苾芬兮酒柔靈歸來兮少留與蘭鞠兮春秋

臨江路高平橋碑記

出清江北郭為洪瑞驛塗自寶慶院之前達於山下卑下沮洳歲苦水患水縣西南發源西南高而東北下水

常聚東北又江水自東北逆流入西南每春夏積雨莽
為一壑者幾三十里小舟日涉不能數四舟至爭者指
可掬汎汎其逝者歲相屬清江薪米仰北道久雨且病
涉往來胥浴非獨不便馳驛而已也地故有木橋水漲
橋輒去水退復修水不已修者且倦河東李侯某以集
賢學士來守邦凡可以便民者無不為慨然念斯橋之
不修溺者之可痛乃率其僚寀躬自勸相作為石橋又
築其路高丈餘長十里以便往來橋故名高橋侯更名

高平橋侯之言曰涉險之道不高不可高而不平亦不可高故遠害平故無危吾於名橋見侯之為政矣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而不知徒杠之為便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為政又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橋不可不平政尤不可不平也橋高而不平人溺政高而不平其溺人也滋甚高而能平侯其知為政者歟士大夫視官如驛誰能為斯民久遠計其皇皇為久遠計者不過厚積多藏以遺所不知何人李侯居官所以為民者如為

其子孫自他人視之一何自苦如此是橋之作水由大
江入者有長堤以捍之由西南來者開數竇以疏之大
為民便抑橋之與堤歲與水鬬一鬬則一敝隨時修築
在我後之人後之人未必無如李侯之用心者是役也
為工若干費木石若干董其役者彭某錢某余既記其
事復采民語系之以詩詩曰彼蒙者山自天出泉百二
十里合於大川茫茫高橋橋高地下自東徂北為水所
舍使臣繫馬恐悚愆期行人倚擔彷徨嗟咨豈惟水濱

魚鼈窟宅濕雲滿城新蘇道絕李侯李父思溺由己作
橋高平實寓政理長堤如龍柳陰如雲相彼柳矣皆侯
之勤我憩其陰勿折其條於千萬年守侯之橋式歌且
舞歌舞太平惠我賢侯天子之仁

廬陵洞真觀三清殿碑

天人之際難言矣詩書所稱曰天曰帝尤盛若有心知
與人相似然儒者因是有形體主宰之論然不敢正言
名號之而道書所謂玉清上清太清云者以為出於氣

之所結而又有元始玉宸混元之號混元則嘗生世而人矣元始玉宸亦人也耶道無形也而人之無不在也而宮之道也者其在於有無之間也耶廬陵城南之有洞真觀也道士羅日運實始基於淳熙之甲午而居士劉安卲始建三清殿而像焉又後三十有五年道士周如椿撤瓦新之又四十有八年其徒郭宗仰又新之又十九年癸未之冬宗仰之徒蕭紹宣慨然念正殿之卑隘曰吾棄家為老氏役我則何事琴書藥資捐割靡愛

晝營夜度如急寒飢撤舊為新易畢為峻複殿軒突寶
蓋坡陁棟宇神扶位置天設山靈川后來相厥役䇿容
天衣莊嚴洒濯精燭炫爛日月晶明星宿浮動鸞皇笙
磬響透空碧驂朱駕玄揚霓道羽烟霏霞融冉冉來下
先是道士郭若中周如椿建法輪於殿後歲久內柱且
朽紹宣購材新之至是因其架構聯絡綿亘與殿為一
靚凈玄閟引殿益深殿宇既嚴道氣日泰鐘鼓清新草
木光悅吉蠲祈福四面麇至洞真之建於是為盛始景

定四年冬紹宣建文昌閣於左廡其後十六年建仙珍閣於東又四年建春雷閣於西而其他營葺所以為其徒講道之地者不在是焉紹宣之於道可謂勤矣紹宣數以殿記來請且曰凡吾之為此也四方樂道之士與吾若徒實賛於成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以此知紹宣之能集事也系之以詩曰芸芸萬生誰實生之共惟昊天我覆我私象帝之先生生我者暄春凛秋明晝晦夜吾儕小人飲食作息生於自然莫謝厥德夔夔紹宣曰

道吾職有嚴殿庭敬共朝夕敬共朝夕皇念我人人亦勞止寧莫之聞其始自今道與之福衣裳冠履桑麻穀粟玄都玉京大有所宅反觀吾心不隔咫尺存神守一事我三清三清在前敢有弗誠閟殿峩峩萬古不滅臣儀作詩以諗來謁

銘

定光堂鐘銘

云何成此鐘四大假合故未鑄此鐘前鐘聲竟何在鐘

成未叩擊聲亦於何有鐘有鳴不鳴聞性則常在人人有聞性性復因聞往聞性周法界而我性不動是以無不聞而實無所聞是名為定光亦由是定故我願聞鐘人普得一切度欲證定光佛當作如是觀

贊

歐陽氏藏易贊

嘗怪秦人焚滅典籍而易獨存或謂以卜筮存非也易之書幽贊於神明意其所在亦必有神明焉扶持之爾

吾鄉前輩學易先生歐陽叔子平生自易外無他嗜好見易輙買之不可買則借本晝夜抄寫不倦亂後其子振祖遷徙無常家具十喪七八獨易無恙吾然後知秦人焚書而易得免者非獨以卜筮故也叔子苦學無成年六十有三以卒生平嗜酒好客寫黃體絕工手抄書雖累數十卷首末一致振祖之子紹楚皆能世其業歐陽氏之易其傳未艾也作歐陽氏藏易賛曰龍馬負圖出於靈河維易之初後聖有作以卜以筮兹易之粗易

之所在有神明焉爲之儲胥羲文周孔三聖人者以附
以疏秦人焚書易獨得免煨燼之餘歐餘山陽曰叔子
父鄉之先儒藏易之多遺其子孫耕獲菑畬晃明墨灰
彌滿六谷此書屹如洛爾後人是振是紹賡而藏諸我
作銘詩以識其藏東序河圖於千萬年若漢儒林歐陽
之書

跋

跋淸縝堂記後

論人物當論大節大節不足道雖小廉曲謹何關人心天理絕續存亡之數士大夫清不必論士大夫不清如女子一汚不名女子至於不縝雖豪傑之士正不免此然使其進止不失尺度誤馬字而憂恐過九折而回車又豈能有志非常之事哉言以疎敗者必曰殷浩房琯殷浩房琯何足言人物如諸葛孔明張忠獻或者議其不縝然識君臣逆順大義三代而下孰有如二公况事勢又有難於二公者當戎馬倉皇之日君辱身從之國

亡家從之使東南猶有人而色蒼蒼者猶有以立於萬物之上此其功不在禹周公孔子下謂之無成誰謂其無成而俗人猶好議論不已即如諸君正使真能小廉為清曲謹為縝正堪為時貴人脱靴耳何足道哉夜讀楊秋山清縝堂記不覺慨然

跋劉明叟乾坤清氣圖

劉明叟乾坤清氣圖江湖無此奇也江湖有詩而無迹雲萍有迹而無形是圖乃併其詩其形得之奇哉抑

予閱是圖也如夢有久别而乍見之者如聲子伍舉之忽焉邂逅而班荆也有生平欲識其人不可得而得之者如孔程之相遇於途而傾蓋也有其人去我久終此生不可得見而忽然得之者如楚王見優孟作孫叔敖抵掌談笑而以為死者復生也有平生聞其人所為欲唾其面者如段秀實見朱泚不覺奮笏而欲擊也覽其人思其平生數十年之盛衰反覆一舉目得之斯不謂之夢哉不謂之天下之奇觀哉天地大畫圖也造

物大畫工也人之生於此世長短小大好醜不能以槩焉往而非畫乎當其未磨滅之先巧者營力者搏相爭於一圖之上惟恐不足然而百年之後華屋丘山美人黃土向之所遇忽焉陳迹而其人智愚賢不肖樵童牧豎或能言之又有不隨畫而磨滅者嘗寄吾目於百年之外而觀之則有凛然可懼者矣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今之觀明叟此圖者指數其人賢不肖不待智者而後能也安得斯人自觀之心如今日觀圖之眼

哉

書後

書王遂初太學篤信齋題名碑後

遂初出篤信齋題名示余愴然曰同舍題名乃絕筆於我余亦相對黯然久之遂初自盛年負俊聲獨平生功名崎嶇顛頓類我葢補為成均生五年而後得歸齋歸齋不兩月而國事去蒼黃告假徒步歸歸而浮沉俯仰不可為懷宜君之愴然於此也嘗試有以解之吾鄉英

俊林立如我與君者何限有終身而不得以名是碑者
矣則得名於是碑甚幸也名是碑者何啻千百獨君以
姓名殿是碑殿是碑不幸也然而後之考論太學之興廢
者必曰太學題名至某人止彼之千百於其間者或忽
焉而忘之此之止焉而可感者未有不為人之所記憶
記憶則必傳是君之不幸乃大幸也雖然國破家亡何
心至此傳不傳又何足計區區所以為斯言者遂初不
可以不甚自重也使遂初今日為隱君子後日為名卿

大夫人將指之曰此前日太學題名之所止焉者也惜乎其止也是則可也使遂初變化其平素以快一時人將指之曰此太學題名之所止焉者也人如是碑焉得無止也是則不可也吾於遂初誼不薄不當愴然黯然遂已因書以告遂初而亦以自警

說

蕭文孫以學字說

四教以文為首而夫子嘗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

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若以行忠信先焉者余嘗疑焉要之教人非文無以寓吾教至論學者之為學必於事親敬長應事接物之間先盡其道而後用力於文乃為知所先後故四教以文為首而學文必行有餘力正不相悖爾文詩書六藝之謂今禮樂射御書數學士大夫有至老不能通其物今世之所謂文直文墨議論而已矣使闊略於夫子所謂孝弟謹信愛衆親仁之事而遽學於此世亦焉用有文無行之士哉

吾友蕭行夫之子名文孫請字於余余字之曰以學而告以此

彭丙翁名字說

彭丙翁字丙翁問之曰丙翁之幼也祖命之其長叔祖集齋先生命之曰古有子儀字子儀子字丙翁可也余曰集齋非不欲以他字字子也無以字也丙之為言炳也字以避他日之諱丙名而炳字猶之不字也雖丙翁可也雖然子亦知丙之說乎君子小人之分陰陽而已

矣陽者常明而陰者常暗必然之理也韓子言之青天
白日奴隷皆知其清明天下決無暗昧之君子石勒何
人猶能言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此名言也凡人之
行事使人皆可知皆可見入而對家人婦子出而對鄉
里朋友無詭跡無靦容此君子之行也以至一話一言
以至引筆為文亦必光明易直使人讀之而可曉考之
而有證者此君子之言也今之君子吾不敢知其行也
其見之言語文字間吾有屢讀而不可曉者矣則吾懼

其心術之亦然也文如諸葛孔明字如顔魯公豈不磊落正大可見其心事哉與天地並立而為人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人之道未有不光明正大也惟為鬼為蜮乃不可測知爾丙翁有清才吾所甚愛故為之說期丙翁為君子之歸亦集齋之志也

趙淵如字說

有自崖而返者為我言海蓋昌黎所謂扶胥之口黄木之灣者直未望洋爾自洋以往其大無際其深不可底

旦浴日而出之蛟蜃之氣為樓觀市井人物倏有而忽無珠貝之光騰而上者八萬里歲大旱江河淮濟可揭而涉而海之淪滀浮者浩乎如常時蛟龍之為雨者取足焉何其裕也國家往時以科舉收天下士自勝冠以往剽偷緝綴不失韻不觸諱忌即可舉可第高者坐幕府是非可否獄訟小者猶不失參軍尉簿鞭笞天子之吏民循歲月而進幸免官謗即公卿可坐致往往學未及成就其短淺而用之詩書之澤不動盪於天下以

此科舉既罷士無致身之望而其急也滋甚尤可哀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而今之士以其淺焉之積急欲自試於非所當出之時何其不知量也吾友渝川趙玉壺之子名若溥字淵如清俊有文余特愛之使世道不今淵如世其父科不難世道至今而王孫為此淹也余謂自世道言則淵如所遭淵如之不幸自己分内事言則未必非淵如之幸天遺淵如以讀書之閑其或者欲深淵如之積以大淵如之成未可知也淵如勉之予望淵

如如海

青山集卷六

元　趙文　撰

墓誌銘

歐陽材甫墓誌銘

元貞丙申十一月丁酉歐陽材甫卒明年正月余至玉溪往哭之其隷之近於門者哭曰吾失主矣吾無與撫我者矣入其庭其族黨曰居隱死族誰與主公議矣誰與主禮文之會矣其姻戚哭曰吾急難無所與謀矣其

賓友哭相弔者曰無居隱吾輩無與為歡矣吾為之一慟迨既葬其族弟太學進士嘉狀其言行請於文曰吾兄之葬也未有銘先生嘗與吾兄遊知嘉言不欺賜之銘先生猶有知也文不得辭乃撫其實而書之君諱杞居隱其晚年自號也横翠府君寛厚長者然以過懦故侮者狎至門户將落君年稍長奮曰不可以是為親憂遇強暴亡賴者待之不少恕乃稍自立横翠翁每語人曰吾不出山二十年兒力也父沒有幼女未嫁君為相

攸卒得所歸後已有二女資送不逮歸妹遠甚曰吾女何敢與父女比與弟友愛不營私財兒女長食指衆曰毋以是為弟累為人恂恂退遜至見義勇往無所畏族有孤子題愚豪家奴握其家橫甚奴知不為公議所容誘愚主以庫田歸富豪倚為援族之能言者奴咲以利不復言君以孤子母白其狀臺郡卒取奴父子與富豪者奴俱置之法還其舊物富豪不能平數假他事困君君幾受禍不怨乙亥秋大兵既至鄂湘震鄰境多辟地君

鄉有惡少據白水嶺以禦人君與嘉兄弟謀率丁壯數百往捕之盜驚棄所掠走召其主悉還之初横翠翁有兄弟三極友愛其後分財謾據已分為業不立文約凡貲劑以兄弟之長者掌之傳至君掌劵者以他人無可憑謀奪君力爭之人謂君何驗曰世守也雖無劵祖宗之靈不可欺爭者莫能奪公初與弟分財亦如横翠臨沒乃取契劵付弟與子分掌之悲夫風俗之壞豈非圯族者為之哉世之執信文書之說以聽訟者亦不可以

不察也君爲人安詳精密好禮文善談謔早以應門不
及學然亦通大義論事或援引書傳皆中的至處事暗
合古道葢其天性然玉溪湍流常病涉作橋夏潦輒漂
去君出巧思橋得不壞行者賴之其子克承先志亦作
橋泉上余名之老人橋云君自寢疾即一一處置家事
一日未旦忽起趺坐朗吟四句撫掌一笑視之瞑矣其
弟聞哭而來復瞠目曰死生晝夜耳何不達弟欲久如
此邪再魋經半日乃寂然而逝君平生未嘗誦釋氏書

臨死乃有老禪一生用工者所不及蓋其為人剛直斬截胸中了無一事故脫洒如此爾生紹定辛卯九月乙未得年六十有六曾祖椿年祖藻父汝諧樻翠府君也妣潘氏娶陽氏先二十三年終二子瑛琮女二長適湯先辛次適柳孫男二德元雲孫孫女一以丁酉二月丁酉葬所居鄉嶆下之北原君所自卜也君未沒時僕因穫誤刈畎稻一秉耳畎以君故不敢問君既聞且死屬其子吾嘗誤刈某人禾一秉可斗米償之且謝之酒君

沒後旴適至其子如言與米酒而告之旴大慟君不留一事類此安得不脫洒耶銘曰族之義人鄉之正士墓有此銘雖死不死

蕭翼父墓誌銘

君諱貽孫字翼父蕭氏世居廬陵膏澤鄉之橫溪曾祖仲信祖廷父父子炎母某氏娶易氏君賦禀粹厚居常無世俗急急意惟詩書門户是力與松江制幹蕭曾友善同游京師所交皆一時名人親賓過從談說亹亹棋

枰酒酦歡洽竟日居鄉一用忠信歲五六月減米以濟
鄰飢亦數有役於鄉都官徵吏索黽勉自竭不以煩里
旅鄉人德之生乙未三月二十八日戊子六月十有六
日歿於家庚寅十有一月二十有二日葬陽臺之西山
易夫人生丙申八月六日君歿後八年爲元貞乙未八
月二十有四日考終夫人賢淑恭順治家勤儉凡君延
師教子敦族睦鄰夫人有助焉子男四人渙亨咸亨鼎
亨升亨女一人許適姚氏孫男一天成孫女二未行諸

孤以某年月日奉夫人柩葬安塘之原渙亨以書來請
曰先君之葬也迫未得乞銘當世大手筆今吾母又棄
背又葬先生哀而賜之銘不肖孤死且不朽余惟君夫
婦之賢宜享偕老之報而君得年纔五十有四夫人亦
不過六十止天之報施善人非邪然既沒鄉稱善人子
孫葬祭以禮首丘相望宛若舉案爲善之報信不爽矣
按後漢梁鴻傳孟光附見焉竊取其義而合銘之曰伯
鸞爲夫德耀爲妻我銘其藏惟德之齊安塘之原陽臺

之西颯颯精靈何必同棲乾亥之山巽巳對之兩丘則同豈伊人為以利後人昌其書詩

胡君墓誌銘

吾銘定甫何以其狀為哉吾與定甫交三十年所見定甫如一日惟恂恂信謹寡言笑無疾詞遽色和易不為崖岸不獨為士者不能不敬愛里中童兒婦女無不稱胡先生定甫低徊往教不倦諸子皆禀承之能世其業儒家儉素固宜而親賓過從歲時聚會亦適情中禮未

嘗刻意治生晚年乃駸駸完美以娱親以畢昏嫁以葺
其先人廬服食器用整飭先塋無不修治尚有餘自及
其穴而壽考以死而其言行皆可以傳子孫而化鄉里
嗟乎為人如定甫可以没而無憾於地下矣胡故大族
定甫斗升其間亦復何有然桑田滄海變化朝暮而定
甫食其故書破硯以至今日又非有强力雄辯可禦侮
或欺其懦亦自處於懦不校更借是以朂其子於學歟
者更為君益定甫力薄而厚於情貌怯而勇於義里有

磐陂溉田數千畝廢久歲比不登定甫率族之有力者
築之身奔走焉雖寒暑不憚陂成鄉人舉酒相慶欲生
立君祠陂上君固拒之君生七歲而孤奉母以孝聞丞
相文公為書慶綠堂三大字丞相憲江西檄召君君笑
曰此非吾志也使吾飽煖以嬉得以教子志願畢矣丞
相聞而嘉之復為書勤有堂三字使其季手以贈君君
諱鼎曾祖克義祖峻有隱德丙申峒獠所至焚蕩永陽
為甚獨公廬得完寇大書其門曰積善之家此屋免燒

寇去鄉閭視之嗟異父冠英妣某氏娶梁氏子五人居
仁居敬居信居明居中仁明先卒敬有文而謹飭似君
嘗從吾學女五人長適袁嗣宗次適周嵩次適彭修餘
逝孫男十孫女十生宋寶慶乙酉十月五日大元元貞
乙未四月丙申得疾越七日翛然而逝得年七十有一
先是君手卜水南小江楊梅園為異時伉儷同穴之所
卓菴名息辛卯梁夫人没葬焉諸孤以八月庚申奉君
柩合葬居敬來請銘乃銘之曰豐頬厖眉粹宇長身三

十年前潭上故人潭水悠悠變故日新君豈巧歟斯文方春人愛其真天憐其淳生無障面之愧歿無切齒之嗔我銘其藏不愧斯言後千百年為谷為陵有讀吾文尚求其墳

黃雲龍墓誌銘

君義城黃氏諱雲龍字君從取山谷養生四印語號四印翁生嘉定庚辰三歲而孤繼母劉南城大夫諱良之女弟也以君依外氏教養君亦自力於學家事惟二兄相

繼逝君撫其孤室無私財庖無異饌諸姪繼成立乃取
先疇均之使自為業卜築桂川之祖居課督諸子夜分
不寐月書季考青其自試寧不中不求師友潛救為欺
以是諸子皆能為儒按察使行部試士成允居然頴拔明
允仁允亦有名鄉校君既歸舊隱日與同好為樂橘中
梅下頹然天嬉生平不事生業室常罄如然賓舊過從
不見偪仄意或有所求亦無不滿意去見好書雖乏絕
亦解衣粥之如不可已者性厚重然義所當為浩然不

誘豪富侵先業衆曰是不可與爭鋒君雍容求直卒得
直有犯其高祖塋者銳身爭之雖繇此為怨家燬其廬
不悔噫所謂勇者與君於醫尤妙解施病者藥雖深夜
叩門應之不倦為產科書板行四方歲飢問糴者減直
以售惟自恨力不裕所及不廣而已聞葛仙翁煉度可
生死人歲亦再行之茍可濟物無不為也晚從方外友
將入玉笥山學道而已病然猶手集易傳未半筆絕丁
亥正月六日歿曾祖安漸祖令猷游楊誠齋謝艮齋門

父平妣劉氏娶李氏繼程又繼劉子男三人惟賢成允
齊賢友賢明允仁允也孫男一孫女二諸孫以至元巳
丑十二月丁酉奉柩葬桂川之西園惟賢來請銘銘曰
幼而孤老而不能期頤忍默平直埋於斯

吳伯善墓誌銘

吾入閩收弟骨過臨川故人鄧聞詩以其友吳震孫來
見曰此吾州 松峯君之子也松峯俠士有義氣喜賓客
尤喜援人於危松峯歿十二年矣今年十二月癸酉乃克

葬其孤將走廬陵乞銘先生而適遇先生此來此松峯
平生急義報也敢以狀聞先生銘以勸世之好義者噫
嘻此太史公之所為作傳而以為賢於季次原憲者也
吾奈何無銘君諱應元字善伯家臨川之大黄橋儀狀
甚偉昂然君羣從間對客談說古今亹亹不倦事親孝與
弟友愛或以急告雖不相識亦鋭身赴之蓋其心自以
拯人於急為已快事一日見二士從七八人行甚迅君
意其有急使問焉曰楊橋羅氏也為兵驅至此君曰是

北谷先生族也可無拯乎即舍藏之二客獲全北谷進
賢有文學政事前輩也月溪陳帥機當輸船鐵及期不
能辦且得罪急抵君曰帥機休矣黎明陳復起叩君君
曰夜者已戒夫運鐵當已至場所矣留懽飲十日乃去
歲歉傾囷以濟乙亥丙子閭鄉賴以庇有司知君才俾
巡檢白干白干當江浙要道官軍過見君區處得宜皆
垂鞭去自他所扶攜依君者數千人君亦自負才氣遇
事迎刃解理明氣直無嚴責人性剛不受物觸雖挾氣

力欲相壓一折以理不屈嘗被誣繫獄時樂安有巨猾亦在禁實右誣者猾方擁貲倚勢諭君能遜我能為君中解君大罵唾且言曰我所恃理直若何以罪我世豈盡無天邪爾為惡毒人天且殺爾何暇憂我為君迄得直明年其人果得罪殲焉君少亦習舉子業再試再不利即棄去延師誨子諸子亦自奮有成君雖負才殊無仕進意廉訪秋山余公與君生年月日時同相好甚余公入覲邀君偕行君以詩謝之好賓客江湖過從留數

月待之如始至別則隨輕重為禮人人無不滿意素不
喜佛書未死前兩月忽就月屋華長老借經手抄未竟
卷送還之曰吾已得大意矣疾亟諸公來問猶整衣斂
容起謝客退寂然逝或謂君臨終略無顛倒散亂蓋佛
書力是不然天下唯鄙猥齷齪之人而後有所貪戀此
顛倒散亂之所由生也若豪傑磊落之士如利刀割斷
絲一捩即已何顛倒散亂之有使君兩月前不借佛書
臨終萬無顛倒散亂理君既逝鄉里無貴賤小大不遠

百里冒風雪來哭甚哀謂君死鄉有急無可恃也已諸孫既得卜鄉之大原疊山書其墓曰嗚呼延陵松峯之墓余每愛太史公序游俠抑揚開闔理實甚重而班固以為譏固庸人何足語此況君無以武犯禁之過有潔廉退讓之美余既信聞詩言不欺又親與震孫相從知其篤實之士非松峯無此子故為之書曾祖廷傑祖榮祖父森妣余氏娶許氏理家勤儉督諸子以學相君四十年故君得以行其志內助力也男六人震孫福孫順

孫艮孫斌孫壽孫福前君卒艮後君十年卒孫男十二人孫女十人生己丑八月七日沒丁亥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年五十有九今年爲大德戊戌銘曰培塿之纍纍峯爲之宗草木之紛披松矯其龍我銘以傳之何必鼎鐘

南山居士李公墓誌銘

居士諱夢祥字祥夫李氏臨川從豊城初祖處士諱從三子琚琮玥琮贈尚書工部侍郎琚生脩永建寧節

度推官脩永生晃朝散郎袁州軍事推官又三世爲居
士之曾大父杞杞生光時光時生鼎號適安府君娶饒
氏生居士居士髫齓凝重諸舅器之給事中徐公往教
饒氏公從之學穎悟忠恕長舅仲龜遂壻之庚申鄉急
防扞邑大夫知公長者委重焉公晨夜計畫井里晏如
戊午歲饑官命勸分公行之有法活饑者甚衆咸淳戊
田躬行阡陌地高下賦輕重悉均人服公歲發廩視鄉
直必損三之一以爲常雖糓貴數倍亦不二價親戚孤

女嫁之宗族之無後者合祠之僧舍捐租以供香火之
奉一日公出有瞰其廪負米以行者僮見之遽以告公
戒勿言言之彼蒙汚終身我寧避之又問僮負米者往
乎曰往矣乃前公既素寛厚好施晚歲視身外物益無
足吝惜先是鄉人有以田廬質錢者諭使贖去其不能
贖者直舉質劑歸之又散田數百畝以班貧族燕居不
見怠惰之容臧獲不聞呵詈之聲對童稚一揖必敬
平生未嘗作一草字年八十有五猶篝燈看夾注綴小

楷或達旦不寐至元戊子始得末疾明年己丑二月十
有二日終易簀精爽不亂生嘉泰甲子十月十日得年
八十有六公年七十四時妻饒氏卒子夔孫先公十八
年卒女一人適范平之先公二十九年卒孫克家撫州
學正女二人長適聶斗元次幼曾孫良翰女二人克家
將以某年月日奉柩葬於某原余與克家定交臨川之
墨池謙厚樂易真肖公者大德庚子余自廬陵來克家
以居士墓銘屬余余既敬受其狀以居士平生諏於是

鄉之善士言居士賢德者人人同又叩公遺事則曰我能知公寛厚長者而已嗟夫是所以為李公也歟今人有一小善一日而震鄉里居士既不好名而忠信篤敬皆其庸言庸行其減直以糶自鄉人視之亦居士家每歲常事無可驚可喜宜其莫之能言也歟余升南山堂見其端直軒豁已知公心事是鄉士多朴茂鄉學詵詵孰非公遺教餘澤所謂目擊而道存矣乃拜手而銘之曰我遊南山忠厚之門溫其德人如春無痕桃李自花

竟不能言雖不能言而我思存春容渾麗復於茲原以
固以安福其後昆後來者誰下馬山樊讀我銘詩尊是
達尊

胡季從墓誌銘

吾猶及識胡觀洲先生長身美髯有文學實為丞相信
國文公師先生讀書刻苦竟不一舉於鄉以死得年才
六十王考諱廷直字信之學者稱東軒先生出其門者
皆為一時聞人秀峯其頴拔者文公早從觀洲游所詣

已超越其後秀峯又以所得於東軒者授之觀洲諱鑑
字季從廬陵人生庚辰歿壬午以其年十一月葬所居
里太霄觀右死不時葬有闕越十有四年為元貞元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改葬吉水長橋茶焙炕之原從遠祖
妣黃夫人之兆東軒初葬茶焙炕葬三十八年亦改葬
從曾祖三承事祖妣顏夫人之兆改葬之日如觀洲其
墓在觀洲左觀洲娶劉氏有子二人祖范臣清臣清為
道士女三人孫男三人景蘇景黃左生二先生之改葬

也景蘇以父命奔走焉景蘇有文而知義挾冊往教非
有餘者至盡解衣衾以葬得寒疾幾死又將畢力改葬
其幾世祖主簿公嗚呼可以為人孫矣既葬來乞銘銘
曰後千百年樵童牧豎躑躅而歌其原過者尚知其為
宋伯夷之師之墳也

梅峯居士揭公墓誌銘

揭氏漢功臣安道侯定之後侯始為南海揭陽令以邑
氏揭陽子孫或姓揭氏唐末有諱經者為袁州刺史五

季之亂祖稹縣盱徙居豐城之揭源有以字行曰伯徹
者博覽强記時號揭書廚詠諧倜儻東坡嘗稱之曰上
方李太白不足下比淳于髡有餘初郢州教授諱商霖
潛心易學紹興辛未以易魁南省揭氏易自郢州始公
諱高字汝祥曾祖諱尚賢祖諱謙迪功郎衡州司户參
軍父諱進夫妣孫氏公少刻意於學求師取友率數百
里外連中解試亞選試成均輒報罷公奮曰我獨不能
如郢州公舍賦而易乎更學易試鄉校輒中癸酉以登

仕試江西漕不利而科舉亦已矣革命初所在不靖一夕有寇數百縱火以刼舉室倉皇伏莽寇去公歸省其家卒遇其徒止焉魁曰此善人勿害得免公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幾死愧易此言明日即移家出豐城至元丁亥又徙豫章城即城中之杏花村作樓數間焚香讀易飲酒賦詩若將與世相忘己丑四月四日得疾即曰人生七十稱古稀吾已過之五吾歸何憾戒二子曰和順塵門毋求利達言訖而逝為人長厚畏謹事親睦族

侍師交友必盡其分歳饑發廩賙及鄰郡居鄉凡事自
處於弱不與人為爭而人亦莫與之爭者獨讀書教子
二事不遜他人二子長皆使遠出求師二子亦自奮學
成雖科廢無以自見至今門户屹然詩書力也生嘉定
乙卯三月十日得年七十有一娶孫氏子二人津龍以
直孫男五人正孫獻時益祖生斗牛孫女三長適朝列
大夫同邑范震次許適廬陵文某故丞相信公之猶子
幼昏同里聶氏曾孫女一某年月日津龍奉柩窆於某

原來請銘曰津龍之母葬吾門公天慵熊先生賜之銘若先君子又得先生銘是吾母吾父俱不朽而津龍兄弟免於罪也文辭不獲乃敬銘之曰八十六其父八十八其母八十一其婦而公獨也否名莫榮於善人年莫長於有後我作銘詩刻示永久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壽

李濟可墓誌銘

自深方來言好客者必曰李濟可吾過深方濟可時已得目病杖而見我出酒酌我惟余之不小留再約為恨

予退私於諸君曰濟可歲入幾何曰百許石耳余驚曰是何以奉客曰濟可遇客食云則食酒云則酒不足則解衣易之浩歌大笑不復作來日計客留或歲餘不厭也予曰濟可誠不厭亦良苦矣曰濟可無苦濟可樂也其無客濟可苦也今世萬石君聞客過門縮首窺屏若婦兒然且顧且却審量再三乃敢出出而一飯已有德色久留再至則轑釜繼之矣濟可貧而好客難也能使客不知濟可貧而安於留又難也濟可為人慷慨力義

事關宗族鄉閭浩然以為己任世移慝作帥鄉人出力自保鄉賴以安尤喜為厚德事有聚衆欲燬君廬以亂君聞備之寇不能害然遇君僮奴輒縛責之無何官兵來討請君招諭君固辭不獲人謂君可以報所嘗毒君者矣君曰招諭吾職也勸其人自新為之首於官其人獲免踵門泣曰我實害公公更生我繪君像祀焉平居手不釋卷老病猶日課一詩歲乙酉年五十五十二月八日沒於家諱元輿永新人曾祖某父某妣某氏配賀

氏先卒子四人參甲壬癸女二人皆有行孫三人某年
月日葬君某鄉參來請銘泣而言曰先君子得識先生
藉是求一言以葬是先子不死而參死不憾也文旣不
得辭乃銘之曰厚於義宜薄於富虧其明不益其壽命
耶數耶曷窺其賫往安斯丘尚裕爾後

亡室胡氏墓誌銘

夫人胡氏諱懿恭年二十歸於我又二年癸亥太夫人
病殆甚諄諄唯衣服是問夫人泣曰毋未有衣我幸有

嫁衣一篋請悉以斂母即取衣一一白之母母連日夜
灼艾臍中無所知然見所舉衣復不忍盡用曰我病久
爾衣食費且盡留此時可易一食賴天之靈母得復生
明年甲子余以宋永名舉於鄉丁卯更名宋吉舉庚午
又更名萬年舉雖屢不第然每舉妯娌皆羨夫人夫人
亦甚自慰癸酉余弟宗彊舉甲戌余以弟入京試禮部
三月三日禮部牓出余弟奏名同日余以京庠補太學
生其冬江上急兄弟歸拜二親自後則無非亂離憂患

之日矣丙子遭母喪後余弟死閩庚辰重遭先君喪夫
人食貧辟纑織布以衣以食遇乏絕彊無為有不使余
知待下有恩撫諸子如一為余妻三十八年未嘗見其
一言一行之過故雖其平時多病余亦直信天理謂君
寬慈靜默宜壽恩勤鬻子宜有末福庶幾婚嫁粗畢得
一日之安閒以償其艱勤而不謂止此也父舜舉母劉
氏生辛丑九月二十三日歿丁酉十一月二日得年五
十七閏十二月庚申葬趙山先曾祖曾祖母合葬墓後

辛戌山向乙辰男八人重厚平復初剛直淳深剛爲吾
弟韶州仁化簿尉後重後夫人沒之二十三日而卒女
五人長適劉元孫餘未行孫男六立元立義立誠立禮
立心立極孫女四銘曰蘭之方春揚揚其輝時也奈何
隨秋草萎雙雙者鶼鶼其孤飛百歲之後與子同歸

康氏螺湖阡合葬墓誌

風水之說不知起何時或曰十三卦之制作棺槨葬埋
取諸大過大過巽風下兌澤上風水之說或始此其然

豈其然乎地以無風無水為吉而世之言地者曰風水舛益甚矣聖經雖曰卜宅兆而安厝之說不過相其土地之高燥草木之茂盛且辟五患而已自俗師之說興拘忌多妄想廣始有親死久而不得葬者夫以葬親為富貴之資悖義已甚其逆天理壞心術尤莫甚於公位之說幸而得地盡合其說又或在數百里外已則欲富貴而以親之遺骸遠竄廣莫之野傳之數世祭享不及遂忘其處哀哉先儒著論闢世俗之說理非不明然自

學士大夫已不能信而行之此吾於康氏螺湖阡之合
葬深服吾友節翁慨然念遠葬且久將有廢祀之憂乃
行營得地於太和州東北十里曰螺湖合六喪以昭穆
葬之祖念三承事祖妣蕭二穴居中虛其昭而以繼妣
周為穆又昭兄晉一學士穆嫂鄭氏又昭兄晉七學士
亦虛其穆蓋地之安者不遷而遷者皆合於此通為一
劵臺以便祭祀葬之日為大德丁酉閏臈庚午節翁嘗
從余學為人有志義為鄉人除橋蛟山虎之害其勇固

宜然節翁豈獨勇而已不惑知也親親仁也一舉而三德近焉余旣書其事為世之葬法復為之銘曰是惟康氏螺湖之墳尚利其子孫以式其鄉人

陳夫人墓誌銘

自吾與信道為婚姻升堂拜其母信道母吾母同生乙亥吾每見信道母未嘗不心念吾母以悲也去年冬信道喪母正月上日余往哭之如吾母初亡信道書來告葬期屬吾銘噫嘻吾尚忍銘此母也夫夫人陳氏世為

吉永新登豐鄉開耀里人嫁為同里劉子直妻子直質直君子夫人儉勤相之起家用裕子直既逝夫人經紀其家如子直存時世變來先廬燬生理盡夫人隨其子辟地無寧居迄能以其家存己卯長子死信道享道與其孫姪鼎足而居為備患計子孫爭迎取養夫人年幾八十竹車往來二子一孫間隨意所適其不得迎養則時節效奇獻甘夫人所至弄孫自適益清健如四五十者青燈績麻一昔不廢或笑之曰母豈不足於輕暖耶

曰我性不能懶爾見貧者惻然念之食必分焉僮奴有過細語切訓如其子孫見人忿爭教以孝悌徽言懿守見者生喜沒之日一鄉嗟悼垂淚屠酤廢業者旬日既未即得卜柩菆於家猝有盜過門子孫憂懼盜竟不入人以為夫人慈善之報余惟洪範五福以考終命為福之終而貴不與焉異時是邑大家命婦閨閣之奉有百倍於夫人者矣而不得三寸之桐一抔之土者何限求其子孫稍自立於此世緦麻百夫簫鼓載道言歸樂丘

其不謂之難哉若夫人者五福兼之矣夫人以嘉定乙
亥正月二十八日生至元壬辰十一月五日卒得年七
十有八期年十一月壬申葬近舍富平之原子男三人
長必端仲必信季必泰信道享道也女二人孫男四人
元輔元敬震雷孫女六人曾孫男七人女三人元孫男
一人銘曰大佛源大佛母骨斯丘神淨土萬子孫拜其
下我銘之以終古

熊剛申墓誌銘

公諱昇字剛申熊氏富州廣豐鄉璀上里人曾大父諱
伯成大父諱必先父諱傑母鍾氏本生父諱櫄母余氏
年十三歲以祖父母命爲叔父後公生有異禀早歲與兄
炎共學濬發穎脫見稱二難甲子鄉舉考官得其文欣
賞擬解前名矣以策觸時忌置乙榜前列師論嗟惜丁
卯伯仲偕舉潛藩恩試上春官報罷歸益自奮甲戌伯
氏由江西混補升學捷書至喜如己得曰吾年尚可爲
也而科舉畢矣然猶篤意教子所聘必明師堯峯陳先

生煥明經士公雅敬之時鄉里流離轉徙公為堯峯作
室與相依曰科舉已矣勉為我著書堯峯於六經自為
傳數萬言公發之也丙戌與堯峯倡詩會歲時會龍澤
徐孺子論書處一會至二百人衣冠甚盛觴詠率數日
乃罷飲食費皆我乎出隣郡聞之爭求其韻賡和願入
社其風流傾動一時如此家居賓客往來無虛日酬應
靡倦來者相從棋枰詩卷常食輙數十人付萬事談笑
間而事無不理雖排難解紛亦但談笑了之蓋公為人

慷慨有氣遇事果決公正性輕財重義朋友貧而死者
親為之斂葬無居者為之築寒者解衣衣之然皆無德
色歉然愧不能為朋友地有急難奮然往救雖重費不
辭嫁孤女之不能自存者諸公貴人仕於其鄉知公忠
信皆爭取下獄有疑多所請教公緣是直冤者生死者
甚衆然未嘗因以為利其游諸公間視如海漚以故遠
近無不信服母鍾夫人妻余夫人之喪弔者塞門候三
日不得修辦香敬其葬余夫人也送者數千人公事親

盡道於兄弟極友愛壬辰春寇猝瞰堂奥父尚在卧寇執拘以行且欲殺莫敢前公曰豈有父在難而子不救者乎即鋭身直前為寇言爾輩不過欲財爾吾財在此爾復何須陳詞壯義寇亦為動臧獲之被俘者皆得從其主俱歸以公之才使屑意仕宦何官不可為顧易世來雅無宦情至元十八年江西省檄長瑞州西澗書院以重闈高年伯氏遠宦不果就翰林學士肯堂王公來江西定廣選始至問公姓名竟莫省所從來王又托公

族士朋來邀致公報書言當此時雖有蒲輪束帛之召
吾不能就也伯氏之在廣東也母夫人常以瘴鄉為戚
公詣省求差委出嶺留旅邸兩月餘忽得渴疾歸益劇
竟卒于元貞乙未閏四月十六日也後一日本生母余夫
人沒嗟夫人生之痛有痛於此者哉子五人曰坦曰琦
曰雲曰志曰亮琦為族人清甫後志養於伯氏更名垣
隨宦南方死伯氏不忘初志復子亮吾觀此世昆弟之
際孰如君家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矣公沒子俱幼賴

老父經紀家事日益長裕伯氏匡公門户如公之存諸
子亦皆成立又三年而公父没娶余氏友松先生之子
友松居家授徒甚盛公早歲受業友松奇之以女妻焉
先公七年卒女二長適黄膺次適鄒公遂鄒早失怙蕩
甚生計為空或欲寒盟公不可納鄒於家檢約如子鄒
亦感激成人盡復舊業孫女二大德己亥十二月辛酉
坦等奉公柩葬所居鄉禮原之高科山某於公伯氏提
舉公同舍生也提舉公使坦來請銘某既托舍家又愛

坦修謹而有文必能大公門户者乃敬諾而銘之曰悲
哉乎剛申為母子五十一年而不能一日命也奈何吾
將疇詰歸安斯藏子孫其吉

蕭笠山墓誌銘

元貞二年十二月庚子笠山蕭申祿自翁卒其月庚申
葬宜春縣東之良陂别駕山陰孫侯直淳表其墓曰詩
人蕭笠山之墓廬陵趙𠃵為文列其墓上嗚呼後百千
年不知何人登斯丘而讀斯文者笠山庶幾不死也笠

山世臨江新喻人父瑩遷于吉君復居新喻徙居袁新
喻故袁縣也袁自鄭谷有詩名其後王轂以玉樹曲傳
近年與余為詩友者王田蕭匯皆宗唐而君獨好怪澀
帝賔來諸篇至讀之不可句而得意處乃不可及歲晚
余登化成巖詩和者盈軸君再和一時吟人皆立其下
風然以其怪澀也好君者甚少君方卓然自信所作幾
千首名常𦵏君衣食之不暇問惟刻常𦵏是急得錢即
送刻工家漆漆惟恐不得後世名以死者余甚哀之今

年春余再過孫侯侯悵然語我笠山死矣死前四日二
詩自挽且寄諸友語皆曠遠清脫視平時所作居然自
在蓋不暇於作為乃更工耳娶劉繼李繼湯子一人開
孫孫男女各二君未死前一日忽賦霜天江閣若至無
謂者其葬良陂也江山景物一與詩語合亦異矣君之
生也有文在手曰申故以申名竟生丙申死丙申先是
兄辛手文曰辛亦生辛酉死辛酉云銘曰悲哉乎笠山
君以為常人以為澀何寒飢之不遑而詩是急良陂之

丘有表獨立千年之後孤嗥兔泣知君詩者尚其來葺

熊仁山公及夫人余氏墓誌銘

熊氏楚鬻熊後自晉中丞遠始居豫章其後或徙居豐城之廣豐鄉自孥岡析居瓘上分派南岡昭歷景相望益蕃而居瓘上者九世至元極元極生伯成伯成生必先必先生櫄字季榮是為吾循理同舍炎之父曰仁山公公夫人余氏正信鄉銅湖里人世業儒禮漸義摩女德多淑太夫人柔質順道為族賢母年九十八而終公

甫數歳游鄉校博士試以華月照方池詩有四面碧琉璃之句一座奇賞公夫人余氏諱慧英太夫人姪也曾祖俊祖天與父溢夫人以姪從姑時曾祖父母祖父母皆高年夫人養四親孝處妯娌睦慈幼惠下一以姑夫人為師公早自樹立應酬多端夫人雞鳴盥櫛課僮幐耕織時果蔬宿酒饌以待賓客晚則服勤女紅内外畢舉家益用裕公既累舉場屋不利慨然即以功名事付兒輩築精舍聘碩師課二子炎昇學夫人相其内待師

盡禮二子長受業四方歸必問所業游必察所與見二子所業寖長眉有喜色二子連科亞選試橋門又偕中潛藩恩試偕試禮部鄉人榮之甲戌𤇆縣江西混試補成均生伉儷方以辛勤教子小驗胥慶時孫埴適生埴尚書省雷公之甥也明年乙亥四月六日公遽以疾終得年壓六十止未沒前二日周覽園池若將與松菊别者屬纊無他語獨以不得終養阿𡢃為恨蓋時太夫人年八十有八矣嗟夫天與忠厚之報教子之驗僅如此

哉公慈孝友愛根於天性而慷慨急義明敏善斷姻族
有急赴救如不及里有爭據理剖析皆退聽無異辭賓
朋滿座款酬靡倦捐費築陂減直發廩為善唯恐不足
沒之日聚而哭者日百十人夫人居常躬服儉約至閫
姻黨之困則推助唯恐後以故克成公志公沒後夫人
事大夫人又十年而太夫人卒炎既終喪自期耕綿上
以奉菽水夫人勉之仕會臺省檄炎分教靖安繼攝邑
令又教瑞州書滿蒙恩再任自至元庚辰逮辛卯夫人

安輿往來迎養凡十二年所至邦侯僚友敬聞高年皆
請升堂納拜歲時奉觴上壽夫人夙閑禮度退莫不嘖
嘖稱賢母至慕其家法願約婚諸孫故居璀山丙戌買
宅州城夫人留家督視完葺一歲間瓦甓塗塈煥然一
新花果竹樹種植皆有法度是不謂之才婦人哉壬辰
春炎蒙恩得將仕郎廣東儒學副提舉以荒徼暑濕難
於將母簡書有嚴進退跋疐夫人愀然曰兒奈何以私
計妨公事炎既抵職日費皆取給於家夫人自料理封

識書問必以毋侈用毋苟取為戒炎不敢違元貞乙未
閏四月十有七日夫人以疾終於家得年七十有五上
距公之没二十年公生嘉定丙子閏七月十有六日夫
人生嘉定辛巳正月十有八日初雷公將漕七閩辟公
建寧府建陽尉又徵入幕皆不果就炎既升學故事升
太學者祖父母父母錫初秩時太夫人與公夫婦例得
恩命將下而時事異矣子二人炎昇也昇為公弟傑後
孫男二埴垣垣昇之第四子炎以昇多子為子養垣隨

宦南方得疾死炎歸復以昇第五子亮爲子孫女二長
適同里涂震次許適廣南梁京孫未行卒炎念與梁父
疇昔同宦約婚不忍絶以親戚黄氏之孫女壻之嫁如
己女其友愛篤義如此公夫婦之教也曾孫女三炎自
聞余夫人訃歸又被命同知英德州事陳情所司乞終
襄事三請乃獲命先是公豪葬故里西園至是爲大德
元年丁酉閏十二月庚申遷奉大順鄉黄金橋留科山
而余夫人亦以是日窆拏岡雷塘山相去兩舍而近炎

匍匐六十里負土病僨急遽不能請銘自為誌納諸壙後四年乃以告其同舍生趙某而請銘之某既炎同舍子親吾親也不得辭乃銘之曰熊氏其有子也齊祿養則否合銘以傳之其齊者久

彭紹先墓誌銘

有童子遮吾車拜道左視其謁孫子彭天聲也泣而言曰父死一年葬有日天聲不敢自乞銘先生而屬諸客客再返先生再辭天聲將拜先生於汶請而得拜先生

於此也先生若又辭天聲其不能退矣則又拜又泣予
嘉其志且奇是童子也才觀是童其父之教可知已乃
歛受其行述次第而書之君諱應先字紹先家安成瀘
水之南曰江南曾祖慶雲祖嗣祥父先祖母王氏君堂
從兄弟凡四十有八人數世同居其後源遠益分君伯
仲三人猶同居共爨孟兄死世事異君與仲氏極力撐
拄既仲又死君獨力麘門時萑苻滿目君砥柱中流鄉
人倚君以安莫敢胥動有燬其廬君拮据經營不數年

輪奐如昨培花種竹無亂離草草意蓋其才於煩劇處之裕如也襟抱爽朗餐和飲粹人人無不滿意擇師教子期嚮高迥對客談論英發山經水訣靡不研究最愛居之近曰輓江曰吾百歲後復於此也待宗族睦處姻戚誼歲儉罄所有以賑交游有急必為之盡力大書依本分近人情六字為座右箴生宋嘉熙己亥六月十八日沒大元大德戊戌九月九日凡四娶初王氏有女一人適王道淵繼趙氏劉氏歐陽氏俱無子以姪孫震亨

為子即天聲也二兄之子少失怙恃君教育之以至成立君沒二姪相君家事如君存時嗟夫豈非為善之報哉君之娶於劉氏歐陽氏也有周氏朱氏之遺孤女君一以已女嫁之適彭廣聲王吉孺其孫以大德三年十一月甲申奉柩厝於輓江之原余惟君數世友愛一宜銘屹立風濤中迄全其家且芘其鄉二宜銘矧其孫童子能請銘乃為之銘曰升其階想其怡怡也入其齋知其厚於師也而況數千百年之過其鄉登其丘而讀其

碑者乎

八徵耄念之寶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謄錄貢生臣郭墉